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八編21

清領時期的 屏東文學研究(下)

王玉輝·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編輯刊

八 編

第 21 冊

清領時期的屏東文學研究（下）

王 玉 輝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領時期的屏東文學研究（下）／王玉輝 著——初版——新

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104〕

目 4+154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八編；第 21 冊）

ISBN 978-986-404-447-4（精裝）

1. 臺灣文學 2. 文學評論 3. 清領時期

733.08

104015144

ISBN-978-986-404-447-4



9 789864 044474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八 編 第二一冊

ISBN：978-986-404-447-4

清領時期的屏東文學研究（下）

作 者 王玉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9 月

全書字數 326083 字

定 價 八編 29 冊（精裝）台幣 5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清領時期的屏東文學研究(下)

王玉輝 著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章節安排	3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檢討	8
第二章 縣名由來、歷史沿革與文教發展	15
第一節 縣名由來	15
第二節 歷史沿革	19
一、史前時代	20
二、荷蘭時期（1624~1662）	20
三、明鄭時期（1662~1683）	23
四、清領時期（1683~1895）	24
五、日治時期（1895~1945）	29
六、戰後迄今	31
第三節 文教發展	34
一、荷蘭時期	34
二、明鄭時期	37
三、清領時期	40
四、日治時期	56
五、戰後迄今	59

第三章 清領時期的口傳文學	63
第一節 排灣族的神話與傳說	65
一、始祖誕生	70
二、舉天傳說	79
三、族群來源	80
四、洪水傳說	84
五、祭祀傳說	88
第二節 魯凱族的神話與傳說	95
一、人類起源	97
二、洪水傳說	103
三、射日傳說	104
四、鬼湖之戀	106
第三節 平埔族的敘事歌謠	113
一、頌祖歌	114
二、耕種歌	115
三、飲酒歌	116
四、待客歌	118
第四章 清領時期宦遊文人的詩歌	121
第一節 八景詩	127
一、鳳山縣八景詩中的屏東三景	128
二、恆春縣的八景詩	142
第二節 巡社詩	149
一、宋永清的巡社詩	150
二、譚垣的巡社詩	154
三、巡臺御史的巡社詩	163
第三節 竹枝詞	170
一、東港竹枝詞	171
二、恆春竹枝詞	175
三、原住民竹枝詞	196
第四節 記遊詩	205
一、陳輝的記遊詩	205
二、卓肇昌的記遊詩	210
三、林樹梅的記遊詩	215

下冊

第五章 清領時期本地文人的詩歌	225
第一節 張維垣的作品	226
一、寫物寄情	228
二、贈答弔輓	229
三、歲時節令	232
四、詠古感懷	233
五、勵學進取	234
六、其他作品	236
第二節 邱國楨的作品	240
一、內容方面	242
二、用字方面	246
三、用典方面	249
四、技巧方面	255
第三節 江昶榮的作品	258
一、赴川以前	260
二、滯蜀期間	263
三、返臺以後	268
第六章 清領時期的賦作	275
第一節 鍾天佑的〈庚寅恆春考義塾賦〉	276
第二節 康作銘的〈瑯嶠民番風俗賦〉	282
第三節 屠繼善的〈游瑯嶠賦〉	288
第七章 清領時期的散文	295
第一節 覺羅滿保的〈題義民效力敘疏〉	297
第二節 藍鼎元的〈諭閩粵民人〉	303
第三節 鄭蘭的〈請追粵砲議〉	310
第四節 列女傳記	319
一、節孝婦和節婦	324
二、貞孝婦和貞孝女	328
三、貞孝烈婦、烈婦、貞烈婦和節烈婦	329
第八章 清領時期的碑記	337
第一節 沿革碑	338
第二節 紀事碑	340

第三節 頌德碑	342
第四節 捐題碑	343
一、寺廟	343
二、義渡	345
三、門樓	347
第五節 示禁碑	347
一、惡習類	348
二、拓墾類	353
三、塚地類	357
四、祠廟祀業類	358
第九章 結 論	361
一、研究心得	361
二、研究困境和未來展望	365
參考書目	367
表 次	
表 2-1：屏東縣的行政區域變革	33
表 2-2：清代屏東六堆地區私塾簡表	55
表 3-1：排灣族群分佈概況表	68
表 3-2：魯凱族群分佈概況表	97
表 4-1：清代屏東地區詩歌作者資料表	122
表 4-2：鳳山縣八景詩中「屏東三景」的作者和 作品	135
表 5-1：江昶榮年表和作品分期	272
表 7-1：清代屏東地區列女相關資料表	320
表 8-1：屏東地區示禁碑	359

第五章 清領時期本地文人的詩歌

相較於臺灣其他地區的在地文人而言，清代屏東地區的本地文人不多，以目前可見的作品來看，共有四位。依其出生時間順序，分別是張維垣（1827～1892）、邱國楨（1832～1900），江昶榮（1841～1895）與尤和鳴（1866～1925）。前三者的主要活動時間多在清領時期，其中張維垣出生於本地，長成後移居苗栗；邱國楨出生於廣東省鎮平縣，而後遷居本縣內埔鄉；江昶榮則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在地文人；尤和鳴的出生年份較晚，日治時期仍活躍於屏東騷壇，撰有《養齋吟草》，此一詩集目前不知下落，其詩作存世僅見一首，〔註1〕無法探知詩風全貌，因此略去不論，以待來日更多資料出土。

由於張維垣和江昶榮的作品已由施懿琳所編《全臺詩》整理收錄，是以本文所引兩人詩作俱得於此，而邱國楨作品則由其後裔邱統凡等人整理出版成冊，書名為《六堆甲午抗日精神領袖 歲進士 儒學正堂 邱國楨》，其詩經由照相掃瞄錄存於書，字跡清晰可辨，本文因據是書從中擇要討論。〔註2〕以下按照張維垣、邱國楨和江昶榮的出生年份先後，分別論述三人作品。

〔註1〕 尤和鳴詩作目前僅見〈古硯〉，其詩云：「何代傳來萬石君，星霜久遠已難分；模糊篆跡先人製，髣髴銅臺舊瓦紋。外剝中坳經幾主，書殘筆禿失同羣；漫云老慙終無用，此物天留佐博文。」收錄於陳漢光編：《臺灣詩錄·下冊》（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年），頁1165。

〔註2〕 邱氏詩作真跡原無任何標點句讀，現已經過斷句，並經過照相掃瞄處理，統一收錄於邱統凡、邱春美著：《六堆甲午抗日精神領袖 歲進士 儒學正堂 邱國楨·自序》（屏東縣內埔鄉：邱統凡，2012年），頁43～53。

第一節 張維垣的作品

張維垣，譜名祿興，號星樞，維垣其字，以字行，祖籍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道光七年（1827）六月，生於前堆長興莊（今屏東縣長治鄉）。張氏早年考中秀才後，即隨父親張秀超遷往淡水廳頭份莊（今苗栗縣頭份鎮），於當地開館教書，並娶當地黃氏女為妻。同治六年（1867）中舉，十年（1871）進士，派任浙江省遂昌縣知縣，旋又調任北京，先後擔任癸酉科（同治十二年，1873）和丙子科（光緒二年，1876）「同考試官」，任務完成後，獲「欽加同知銜」。光緒三年（1877），興起尊鱸之思，辭官回臺，仍居苗栗頭份，成為當地仕紳，並與新竹「開臺進士」鄭用錫、鄭用鑑昆仲唱和往來。光緒十二年（1886），主持修建「頭份義民廟」。光緒十八年（1892），新廟落成，同年五月逝世。〔註3〕

張氏遺稿存詩三十七首，可見於《六堆客家鄉土誌》和《全臺詩》。前者提及錄存張氏詩作的曲折經過，其文云：

日本侵臺時，張公雖逝，其長子振祥公繼父志率義民抗日，頭份遭劫時，進士邸宅燬於火，僅奉祖牌及進士遺稿，匿居南庄蕃界。其後從事樟腦事業，日漸富裕，以書法聞名。振祥翁長子春華先生為南庄耆宿，八十四歲仍甚健旺，次子則已移居竹東橫山鄉。

張進士遺稿，雖由張春華先生處抄下考卷及詩稿，以考卷太長，只將遺詩刊載於左。〔註4〕

從上述可見張氏子孫在鼎革兵燹之際，力保先人作品的苦心。

張氏雖生於屏東，卻長年旅居異地他鄉，最後終老於苗栗頭份。因此，論者對其文學身份的歸屬問題，各家持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分成屏東和苗栗兩派。持屏東文人之說者，如王俊勝以張氏出生於清代鳳山縣的行政區劃地緣背景，將其列為清代鳳山縣作家；徐正光和邱春美基於張氏六堆客屬身份，主張其為六堆客家詩人。持苗栗文人之說者，如鍾建英、陳運棟和莫淪等人

〔註3〕有關張維垣的生平事略，係參考自陳運棟、鄭錦宏著：《張維垣進士家世》（苗栗市：苗栗縣文化觀光局，2010年），頁59～76。

〔註4〕有關張維垣的遺稿保存經過，係參考自鍾壬壽所撰〈張維垣鄉賢事畧〉，其詩則附於文後，請見鍾壬壽編著：《六堆客家鄉土誌》（無出版地：常青，1999年），頁194～197。另，其詩又錄於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08年），頁15～22。

謂張氏久居、卒葬於苗栗頭份，應當視為苗栗文人。^{〔註5〕}總的來說，主張屏東者，係以其出生地為憑，而主張苗栗者，則以其住居地為據，各有所本，皆是其理。因此，張氏文學身份的定位問題，可謂各自表述，仁智互見。本文既為區域文學研究，當以張氏出生於屏東的地緣背景，從王俊偉等人所言，以張氏「生為屏東人」之故，因將其列為本地文人。

張氏的作品內容，主要可歸類成寫物抒情、贈答弔輓、歲時節令、詠古感懷和勵學進取等題材，創作形式以七絕最多（二十首），七律次之（十三首），五律有三，試帖詩一首。其寫物寄情者，有〈竹馬〉、〈仙人掌〉、〈問燕〉、〈秋扇〉、〈菊酒〉、〈早梅〉、〈梨花〉和〈老松〉等諸題；其贈答弔輓者，如〈鴻安同年懸壺濟世頌贈〉、〈寄廣東同仁諸子感賦〉、〈贈相士劉欽賢鄉友〉、〈留別南京同寅〉、〈奎文社同人雅集〉、〈祝邱榮珍同寅令椿萱花甲雙慶〉和〈輓施大鵬同學〉等題目；其歲時節令者，如〈春雷〉、〈元旦即景〉、〈上元觀燈〉、〈春讌〉、〈秋痕〉和〈秋色〉等作品；其詠古感懷者，有〈徐福求仙〉、〈諸葛種桑〉、〈弔屈原〉、〈嚴子陵〉和〈過鐵砧山懷古〉等諸作；其勵學進取者，有〈勉學詞〉（二首）、〈南京客次元旦試筆〉（三首）和〈青衫換錦袍〉等詩作。此外，其〈鹿江紀勝〉為記遊所作，其〈戲詠乞煙灰〉則是描述鴉片煙癮者向人乞食殘餘煙灰的醜態，而〈賦得移花便得鶯〉（得移字五言八韻）則是試帖詩，此三首內容無法歸入上述主題，將其視為「其他作品」類型。

張氏詩作傳世者不多，其嫡孫張春華以手抄本形式錄存三十六首，是為《同治辛未科二甲進士張維垣先生閒吟詩遺稿》，而王松在《臺陽詩話》則錄有〈戲詠乞煙灰〉，目前僅見三十七首。由於遺詩原稿取得不易且缺乏頁目編碼，為便於整理和論述起見，本文所選張氏作品係以施懿琳主編的《全臺詩》為取樣底本，試析其中特色，茲為清代屏東「旅外」文人作品保存參考資料。以下分就寫物寄情、贈答弔輓、歲時節令、詠古感懷、勵學進取等主題論述，兼及〈賦

〔註5〕 上述說法分見於王俊勝：《清代臺灣鳳山縣詩歌研究》（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頁87～90；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研究發展與變遷之研究·藝文篇（上）》（屏東市：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2001年），頁147～148；邱春美：《六堆客家古典文學研究》（臺北市：天津，2007年），頁329～345；黃新亞、鍾建英等纂：《苗栗縣志·人物志》（臺北市：成文，1983年），頁5；陳運棟主編、頭份鎮志編輯委員會編校：《頭份鎮志·人物志》（苗栗縣頭份鎮：頭份鎮公所，1980年），頁215～217；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市：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頁125～130。

得移花便得鶯》（得移字五言八韻）、〈鹿江紀勝〉和〈戲詠乞煙灰〉等三首。

一、寫物寄情

張氏寫物，往往抒情，如〈竹馬〉云：

跨竹當真駿馬乘，兒時稚氣望超騰。
而今髀肉頻生嘆，雲路馳驅感未能。〔註6〕

前兩句敘述昔日孩提稚氣馳騁竹馬，活力奔騰嬉戲之情景；後兩句描寫現況，因久處安逸，豪情不再，而有虛度光陰，壯志未酬之感，遂發劉備「髀肉之嘆」。其〈秋扇〉云：

托有仁風便面聞，涼颿一發雁成群。
班姬千載遭捐怨，世態人情自古分。〔註7〕

班姬指漢代班婕妤，其〈怨歌行〉云：「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明人唐寅因詩而作「班姬團扇」圖，圖中班姬持扇佇立欄樹下，庭前復植有蜀葵，點出夏末秋初時令。本詩脫胎於班詩，藉秋扇見捐一事，點出人若有仁風，物與人皆得而分享，然人情若爲涼，則古今世態之冷暖當可自知，隱約可感作者有時運不濟，仕途受到冷落之怨嗟。

詩人以物喻志，其〈老松〉云：

歷經深年節更剛，耐寒骨格自堅強。
龍蟠百丈髯垂綠，鶴舞千秋子落黃。
匝地猶存當日寒，干霄未改古時蒼。
竹梅三友原吾伴，未許秦官受始皇。〔註8〕

本首風格豪邁剛健，末聯用事，引秦代「五大夫」松入詩，歌詠老松勁節、耐寒、長綠的物性特質，凸顯「干霄未改古時蒼」，暗喻作者具有堅忍不移的志節。

抒情之外，亦見用典。其〈仙人掌〉云：

柏梁臺上指紋明，高立仙人一掌擎。
漢武癡心猶未足，飲來不見壽長生。〔註9〕

〔註6〕 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16。

〔註7〕 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17。

〔註8〕 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20。

〔註9〕 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16。

詩引漢武帝與柏梁臺典故。蓋漢武帝爲求壽齡，崇信鬼神之祀，曾在柏梁臺上立仙人掌承接甘露，《史記·孝武本紀十二》有云：「作栢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註10〕詩的後半筆鋒轉折，以「癡心」諷刺歷來人間君王延壽之想望，提出歷史驗證仙人掌並無長壽功效，明顯有「託事以明志」之意。其〈菊酒〉亦引事入詩：

三徑黃花不改常，龍山勝會繼重陽。

陶潛醉態尋何處，浪說餐英益壽長。〔註11〕

連用蔣詡辭官隱居、孟嘉龍山落帽、陶潛重陽詠菊和白衣送酒等故事，表達作者淡泊名利和縱情詩酒的瀟灑心態，顯見詩人此時已有歸隱田園的志趣。

二、贈答弔輓

從張氏的贈答弔輓詩來看，贈答對象包括同年、同仁、鄉友、同僚、文友和同學等。贈同年者，如〈鴻安同年懸壺濟世頌贈〉云：

施貧捐病兩兼俱，杏種廬山藥滿壺，

且有華陀稱國手，佛心還借虎除驅。〔註12〕

詩的前半稱讚同年鴻安者濟貧除病，兼俱仁心仁術，譽其爲華陀國手，末句「借虎」含有術到病除之意。〔註13〕贈同仁者，有〈寄廣東同仁諸子感賦〉二首，其一云：

〔註10〕見瀧川龜太郎編：《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市：復文圖書，1991年），頁206。又，本文之下復有〈集解〉云：「……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也。」以及〈索隱〉云：「……臺高二十丈，用香栢爲殿，香聞十里，……建章宮承露盤，高三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張衡賦曰：『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是也。』」

〔註11〕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17。

〔註12〕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18。

〔註13〕台灣民間有「虎爺信仰」，虎爺威武猛勇，可以鎮宅辟邪消災解疫，傳聞兒童患有腮腺炎時，可以用虎爺下頷的金紙貼在患部即可消腫，此說參考自董芳苑：《臺灣人的神明》（臺北市：前衛，2008年），頁258。此外，邱春美認爲「借虎」一詞與華陀所傳之「五禽戲」有關。蓋華陀曾觀五種禽獸之動態而效其動作，以爲強身之術，以養生祛病，名爲五禽戲，華陀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當導引。蓋以俯仰屈伸，效五禽之姿態。既可作導引之術，亦可藉作治人疾病。」此說參考自邱春美：《六堆客家古典文學研究》，頁335。兩說之「虎」，皆具驅疾除病之效，併錄於此，以供參考。

鍾情長繫鷺江湄，一水盈盈費苦思。

卻喜科名今確立，久欽心細總相宜。〔註14〕

其二云：

文章到處樂平生，壯志懷君又遠行。

但願加餐長努力，青雲步步慎前程。〔註15〕

鷺江為廈門別名，兩詩當寫於此地，雖然無法得知「廣東同仁諸子」為誰，卻可以從化用「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手法，烘托思念之苦，使人推知作者與粵籍諸友情誼篤厚。在「科名確立」即將遠行之際，喜中帶有離愁，遂以加餐、慎步互勉，更見依依之情。

古人對於得中富貴功名之說，每每主觀認定受到風水命理的影響，張氏雖然追求科甲功名，卻不偏信宿命，其〈贈相士劉欽賢鄉友〉可見作者具有豁達客觀的性格，詩云：

富貴功名在我為，縱談休咎轉生疑。

古人不相君偏相，命裡逢辰到自知。〔註16〕

首句直揭「事在人為」的想法，即使同鄉相士劉欽賢對其陳述福禍之說，仍抱持懷疑的態度，傳達出凡事「操之在己」的人文精神。

贈同僚者，其〈留別南京同寅〉云：

作客南京有夙緣，多君翰墨共周旋。

情深麗澤難忘卻，念繫包桑敢望然。

三徑未荒思種菊，五音重理待張弦。

願言別後無遐棄，鴻雁秋來信屢傳。〔註17〕

從詩題可知張氏曾經旅次南京，並與當地同僚切磋詩文翰墨。頸聯對仗極工，分引陶淵明「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和「無弦琴」等事語入詩，表達作者雅愛隱者生涯的心迹，尾聯則流露出對南京友朋的不捨。

張氏好吟詠，曾與文友進行擊鉢，其〈奎文社同人雅集〉云：

奎山文運又翻新，挖雅揚風大有人。

詩酒聯歡南與北，鷺鷗集會主兼賓。

〔註14〕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18。

〔註15〕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18。

〔註16〕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18。

〔註17〕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20。

詞源萬馬瑤章麗，筆力千軍白戰頻。

吾道由來能發奮，騷壇濟濟士彬彬。〔註18〕

頷聯描述奎文社同人雅集的熱鬧情景，頸聯化用杜甫詩句「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末句盛稱詩壇彬彬、人才濟濟。其實，清代臺灣並無奎文詩社，但有奎文書院之設，創建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其址位於彰化縣他里霧街（今雲林縣斗南鎮）。〔註19〕張氏或曾與此地文友「詩酒聯歡南與北」。

除了唱和之外，還有賀壽和弔輓。賀壽所作，其〈祝邱榮珍同寅令椿萱花甲雙壽〉云：

二老齊眉喜氣揚，碧桃獻瑞壽無疆。

高枝毓秀臨東閣，嫩葉忘憂耀北堂。

貴品金冠含日麗，佳名玉柄舞風長。

青城仙客留餘蔭，佑啓人間兆吉祥。〔註20〕

為同僚邱榮珍雙親祝福六十大壽，以「東閣」和「北堂」代表同僚令尊和令堂，而以「高枝毓秀」和「嫩葉忘憂」祝賀椿萱並茂之意。尾聯提到「青城仙客留餘蔭」，青城為道教名山，歷代方士在此隱居修行，如東漢張道陵和唐代杜光庭，此句寓有仙家同賀之意。弔輓學友，有〈輓施大鵬同學〉云：

同學分居已廿年，一回相見一回緣。

生前慣作申江客，死後猶餘錦繡箋。

早買薄田情稍慰，忍拋老母事堪憐。

他時臨難將誰急，淚灑鴛原獨惘然。〔註21〕

本詩指出同學施大鵬長住上海，兩人雖然闊別二十年，仍是「一回相見一回緣」，足見情誼深厚，即使逝者已矣，猶存昔日美好回憶。頸聯道出往生者可慰堪憐之事，末聯暗用《詩經》語，顯示作者與施氏情同手足，感傷至深，並非敷衍虛應之作。〔註22〕

〔註18〕 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21。

〔註19〕 有關奎文書院的記載如下：「在縣西十里他里霧街南畔。堂宇十餘間，祀田租五十五石。道光二十七年，職員黃一章捐建；同治六年，職員曾韞玉捐資重修。」見周璽：《彰化縣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96。

〔註20〕 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08年），頁21。

〔註21〕 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21。

〔註22〕 語出《詩經·小雅·常棣》，原文云：「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比喻兄弟友愛，急難相扶持。

三、歲時節令

張氏逢歲時節令，每有應景吟詠，詩中季節以春、秋兩季為主，節日則有元旦和元宵。其〈春雷〉云：

霹靂一聲動九天，三陽開泰卜豐年。

漫言滄海魚龍化，新筍芽抽在眼前。〔註23〕

詩的前半敘述新春伊始，首句「霹靂一聲」點題，「九天」、「三陽」都是形容春天的熟語；詩的後半是景語，末句「新筍抽芽」則呼應「卜豐年」的氣象。其〈春讌〉同樣描寫新春活潑景象，詩云：

群英濟濟宴中庭，喜氣滿盈醉復醒。

萬戶桃符新煥彩，東風送暖鼻芳馨。〔註24〕

本詩寫春天歡宴之樂，洋溢萬象更新的氣氛。詩人筆下的春日充滿大地復甦喜氣，秋天則呈現截然不同的色調，其〈秋色〉云：

金風玉露老梧桐，觸目蕭條感不窮。

雁過碧山天潑墨，霞臨滄海水翻紅。

吟情爽快添詩料，景物淒迷入畫工。

絕好乾坤真粉本，陶潛賞菊月明中。〔註25〕

作者以西風、白露、梧桐、大雁、晚霞、菊花等景物點出季節，而以金、玉、碧、墨、紅勾勒出秋色，將景物和色彩巧妙結合，構思出一幅秋意盎然的山水畫，透過「水翻紅」增添動態美感，觸目所及，頓生秋天爽快的閒情，故云「絕好乾坤」。前詩〈春雷〉和本詩俱有「滄海」一詞，前者為虛筆，比喻世事變化，本詩為實筆，乃指大海。末句以陶潛自況，月下賞菊，更見高雅心志。

在節日方面，其〈元旦即景〉云：

雪晴十里白如銀，村北村南淨絕塵。

聞說遺蝗深入地，家家齊頌太平春。〔註26〕

前兩句是景語，後兩句是情語。用「白如銀」和「淨絕塵」形容白雪覆蓋大地的景象，蝗害因此得以驅除，「太平春」則是對於新年的預想。其〈上元觀燈〉云：

〔註23〕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15。

〔註24〕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16。

〔註25〕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21。

〔註26〕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16。

觀燈士女馬蹄輕，火樹銀花徹夜明。

奪得崑崙杯尚暖，立功猶對讀書檠。〔註27〕

詩的前半描寫上元燈會的歡樂情形，「馬蹄輕」和「徹夜明」分別表達出賞燈人潮的欣喜心情，以及元宵不夜的繁華景象。詩的後半用事，引北宋名將狄青元宵夜智取崑崙關的故事自勉，呼應末句求取功名仍須秉燭檠燈苦讀，恰與世人欣賞花燈的繁華情景成爲強烈對比。

四、詠古感懷

張氏對於古人古事，常有詠古感懷者，其〈徐福求仙〉云：

托名本是避波瀾，奏上欲求不死丹。

兵卒蓬萊修道跡，暴秦濁世永身安。〔註28〕

描述徐福爲秦皇渡海求取仙藥，歷來不乏避秦之作，本詩比較特殊的是以徐福立場發言，直言渡海蓬萊求藥只是藉口，真正的用意並非「不死丹」，而是在亂世「避波瀾」，以求「永身安」。其〈諸葛種桑〉頌忠臣清高人格，詩云：

南陽深處白雲封，八百叢中有臥龍。

留得成都嘉蔭在，功名天下好興農。〔註29〕

諸葛亮早年耕讀南陽，後來扶持蜀漢二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洵爲千古一相，歷來均不乏詩作歌頌諸葛武侯在南陽耕讀事。而《三國志·諸葛亮傳》記其向後主交代身後事，自云：「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字句之間，畢見忠藎。詩的前半敘述諸葛亮躬耕南陽，並暗用其遺桑八百之事，詩的後半讚揚諸葛亮輔佐蜀漢，振興農業造福百姓，功勞勳名滿天下，有頌讚農事利濟蒼生之意。其〈弔屈原〉嘆忠臣所事非君，詩云：

相傳角黍薦江旁，競渡人猶感慨長。

今古忠言多逆耳，丹心不二事懷王。〔註30〕

前兩句寫景，後兩句議論。角黍爲粽子，競渡即賽舟，屈原自沒於江，世人

〔註27〕 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16。

〔註28〕 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17。

〔註29〕 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17。

〔註30〕 見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17。